

贵州三都水族民歌传承与保护

罗丽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档案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 贵州水族民歌是水族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经常吟唱的音乐形式。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 贵州水族民歌面临着愿意坚持传承水歌人数的减少、水书难懂及翻译成其他语言的难度加深等困难, 政府和社会需要采取音像采集与整理、水族民歌走进校园、与旅游经济的结合等措施, 来保护和传承这一民族艺术, 从而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

【关键词】 水族民歌; 传承; 保护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19.11.071

一、水族民歌传承现状

贵州三都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 该地区的传统民歌反映了水族人民世代生产和生活场面。然而, 近年来, 在水族端节、卯节等节日活动中, 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音乐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传统民歌的传唱活动越来越少, 三都民歌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笔者对三都一些传统村落进行调查, 发现传统水族民歌的传承遇到瓶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传承水族民歌的环境遭到破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仍处于贫困县, 相当一部分地区还属于精准扶贫精准点。在生活的压力下, 壮年劳动力和年轻人都去了发达地区工作, 留守在家里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孩子和少量的妇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老人们只好把本地民歌传承给孙子辈。然而, 这样一种隔代的音乐传承, 孙子辈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本土民歌有抵触情绪, 不愿意唱民歌的小年轻越来越多。这样的传承状况,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

第二, 坚持传承水族民歌的人越来越少。笔者在“贵州省三都恒丰乡”调查发现, 水族人相互之间可以用水话交流, 但该乡大部分人都不会唱水歌。在采访中还发现, 年轻一代的水族青年觉得水歌词非常难懂, 即使有些唱句能听懂, 却根本就不理解歌词意思。原来各村“丧嫁娶”唱歌活动都由本村人承担, 但现在却要“三洞和九阡”请专业歌手来唱传统曲调。笔者在三洞乡炮炮村调查, 也发现该地区的大部分青壮年人也不在家。幸运的是遇到几个尚未返校的几个大学生, 笔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具体内容如下:

问: 村里会唱民歌的人数有多少?

答: 除小孩外, 绝大部分成年以上的都会唱水歌的, 小学的时候有音乐课本,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的已经找不到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多少乡村真正会唱水歌了。

问: 村里谁最会唱水族民歌了? 他大概会唱多少首歌曲? 是喜欢用水话唱还是用普通话唱了? 我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答: 面对我一连串的问题, 他笑了笑, 有些惊讶。我这个年纪不更应该对流行歌感兴趣吗? 但还是耐心的给了我答案。唱歌最厉害当属“石国仁”, 唱的歌非常多, 在我们水族是非常出名的水歌歌手, 唱的歌少说也有上百首, 通常都是用水族话唱的。如果你端节来我们这, 一定能获得更多收获。他还特意给我展示了以往水歌现场的照片。还有铜鼓和牛皮鼓。

问: 那会唱水歌的人是否有收徒弟, 如果有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仪式?

答: 我所知道的是会唱歌的人这两年教徒弟没有拜师仪式。

问: 那最会唱水歌的人有没有得过水歌比赛奖, 奖励一般会是什么?

答: 当然是有比赛奖的, 奖励一般会有现金和奖杯。

问: 唱歌的人有歌谱或歌词吗?

答: 歌书, 歌谱是有的, 不同的场合所要唱的歌是不同的。有些歌是有歌谱的, 有些是现场发挥。比如: 像追女孩子的情歌就是现场发挥。

采访结束后, 几位水族大学生用一首送别水歌送我们离开村庄。

第三, 喜欢唱本土民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笔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 愿意了解水歌、继续学习和传唱水歌的人,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和中年妇女。在对90后和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的调查中发现, 他们中的一部人会说话, 但不会唱水歌。问及缘由, 他们有的回答说, 父母太忙, 不愿意教; 有的说自己不愿意学, 学习兴趣不浓, 害羞。在科技的推动下, 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学习现代歌曲, 而且, 不同村寨会唱水歌的人数比例差距较大。

第四, 水书难懂也是水歌传承的不利因素。水族民歌一般是用水族本民族语言传唱, 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水族民歌的歌词也是水书书写的, 很难用普通话对歌词进行直接翻译。另外, 水书古歌与普通水歌不一样, 会唱的人更是屈指可数。陆君先生认为: “水书古歌没有普通水歌那样委婉动听、押韵, 但在水族社会生活中具有实用性。”^[1]由于难度系数的提升, 能够翻译和诠释水书古歌的人更少。在水族村寨里, 年长的水书先生在翻译和记录古寨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有时也翻译一些水书古歌。然而, 随着水书先生年龄越来越年轻和一些水书先生的离世, 水歌传唱和翻译陷入了即将失传的危险之中。

二、水族民歌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水族民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和传承水族民歌, 不仅需要水族人民自己爱惜和保护自己的文化, 而且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 采取有力措施, 对水族民歌进行了抢救性整理和保护。

第一, 音像采集与整理是水歌保护的当务之急。水歌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路径, 受到传承人的音乐水平及年龄的限制性比较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保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承人的老去, 水族民歌流失成为必然。因此, 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 像保护民歌一样重视水歌保护。师英杰认为, 政府部门尤其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政府要“加强对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发掘、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工作。加大普查工作, 摸清本民族文化底的家底。这样不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

传统音乐文化资源, 而且也可作为研究本民族音乐的重要文献, 并为后人提供了解演唱、演奏表演的范本, 让民族民间音乐得以一代代地传承发展。这里说的新的方式和手段是指音像资料的保存和出版。在编辑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原声录音资料, 通过专家的整理归类、译谱等再编辑成集。”^[2]这样的建议对于水族民歌的传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另外, 举办民间活动、调查整理民歌目录、鼓励传承人撰写民歌、拍照与录像、使用网络平台传播水族村寨文化等形式, 都可把这些独具特色的水族歌声与记忆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水族民歌。

2、水族民歌进校园是文化传承之根本。民歌进校园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也是传承筑牢民族文化的基石。早在20世纪末, 水族民歌进校园活动便已经开展。师英杰认为, “水族民歌进校园、课堂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时已有很多水族歌曲在校园里被传唱, 2002年7月30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贵州省民族文化保护条例》, 加快了民间文化进校园的步伐。”^[3]然而, 近年来, 水族民歌进入校园开始流于形式, 传承效果也不尽人意。经调查, 水族地区的学生在面临各学科考试压力时, 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做作业上, 没有时间花费在水歌的学习和练习上。

第三, 通过与旅游经济相结合, 在经济发展浪潮中保护和传承水族民歌。三都水族自治县是贵州原生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保护较好的旅游景区。该地区民族风情淳朴多样, 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丰富。“往榕江方向乘车或顺柳江河而下的一些景点, 有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4]在这样的旅游环境中, 优美的水族民歌活动和大山里新鲜的空气, 可以带给游客深刻的回忆, 甚至有二次光顾的想法。在“敬酒歌的醉意里, 在爱情歌的欢乐中、在美好生活的期望里”, 水族人民用水歌的形式, 迎接八方来客, 与他们一起载歌载舞, 达到传播和传承水族民歌的目的。另外, 景区可借助先进的科技技术开发旅游产品, 扩大水歌的传唱范围。例如, 水族人可将水族民歌图片装进万花筒里让游客去辨认; 或者将歌声做成光盘或U盘当作赠品或旅游产品, 让更多的人把歌声带去山外的世界。如果能够做到把水族民歌与旅游市场相结合, 水歌的传承与保护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 就像李留新所言: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其独特性意味着独一无二的价值, 自身具备天然的民族性、历史的传承性和文化的稀缺性, 决定了其不可替代性和难以复制性, 在旅游产业上具有独特的优势。”^[5]

三、水歌传承的价值

(一) 水族民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从水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开始, 水族人民开始吟歌唱曲, 打鼓、响芦, 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据史载, 水族音乐约在宋代就有了一定的影响, 最早见于史册的“水曲”便是水族早期芦笙舞乐的经典乐曲”^[6]。在滚滚历史中, 他们继承了历史优秀的传统, 吸取其他文化优秀的部分, 丰富自己, 丰盈自己优秀的民族味道。这是文化的价值, 歌声里记载着生活的气息, 反映着民歌的特色。水歌的传承对于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 生活的气息提供关键的信案, 让民歌原汁原味的文化价值传承下去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二) 水族民歌有较强的艺术价值。少数民族歌曲的现实意义很强, 它来源于生活, 最后又走向生活, 这是一种惬意, 一种唯美的社会文化功能。到目前为止, 水族民歌在曲调、音调、节奏、节拍、演唱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被不同的作者收集成录: 《水族双歌单歌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萃》等民歌集, 不仅有现实学术价值, 还具有参考价值。他们是将来的人了解过去的史料, 是现在的人继续学习和完善的瑰宝。

结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水族民歌逐步被社会所关注, 也许歌声是流变的, 相信政府和人民的共同维护和发展下, 水族民歌的传唱将会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 [1] 陆春《水书先生口头文化的翻译与价值探讨》[J], 《民族翻译》2014年第3期第45页。
 - [2] 曾丽蓉《湘西苗族传承与保护的思考》[J], 《当代教育论坛(教学研究)》, 2010年第07期, 第28页。
 - [3] 师英杰《贵州三都水族民歌的音乐文化探究及其数字化保护构想》[D], 《贵州大学》, 2016年6月。
 - [4] 胡慧等主编《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M],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266页。
 - [5] 李留新《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研究》[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2019年, 第2期, 第5页。
 - [6] 陈纲主编《走进神秘三都》[M],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年9月, 第38页。
- 本文为2019年贵州师范学院校院联合课题《贵州三都水族民歌传承与保护》(2019DXS16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罗丽(女, 1998-9), 贵州铜仁, 苗族,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档案学院本科生。